金史/卷6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六十六 ◄

金史
卷六十七　列傳第五

► 卷六十八

石顯 桓赧弟:散達 烏春附:溫敦蒲剌 臘醅弟麻產 鈍恩 留可 阿疏 奚王回離保

列傳第五 ○石顯 桓赧弟散達 烏春溫敦蒲剌(附) 臘醅弟麻產 鈍恩 留可 阿疏 奚王回離保

石顯

石顯，孩懶水烏林荅部人。昭祖以條教約束諸部，石顯陸梁不可制。及昭祖沒于逼剌紀村，部人以柩歸，至孩懶水，石顯與完顏部窩忽窩出邀于路，攻而奪之柩，揚言曰：「汝輩以石魯為能而推尊之，吾今得之矣。」昭祖之徒告于蒲馬太彎，與馬紀嶺劾保村完顏部蒙葛巴土等募軍追及之，與戰，複得柩。眾推景祖為諸部長，白山、耶悔、統門、耶懶、土骨論、五國皆從服。

及遼使曷魯林牙來索逋人，石顯皆拒阻不聽命，景祖攻之，不能克。景祖自度不可以力取，遂以詭計取之。乃以石顯阻絕海東路請於遼，遼帝使人讓之曰：「汝何敢阻絕鷹路？審無他意，遣其酋長來。」石顯使其長子婆諸刊入朝，曰：「不敢違大國之命。」遼人厚賜遣還，謂婆諸刊曰：「汝父信無他，宜身自入朝。」石顯信之，明年入見於春搜，婆諸刊從。遼主謂石顯曰：「罪惟在汝，不在汝子。」乃命婆諸刊還，而流石顯於邊地。蓋景祖以計除石顯而欲撫有其子與部人也。

婆諸刊蓄怨未發，會活剌渾水紇石烈部臘醅、麻產起兵，婆諸刊往從之。及敗于暮棱水，麻產先遁去，婆諸刊與臘醅就擒，及其黨與，皆獻之遼主。久之，世祖複使人言曰：「婆諸刊不還，則其部人自知罪重，因此恐懼，不肯歸服。」遼主以為然，遂遣婆諸刊及前後所獻罪人皆還之。

桓赧 弟散達

桓赧、散達兄弟者，國相雅達之子也。居完顏部邑屯村。雅達稱國相，不知其所從來。景祖嘗以幣與馬求國相于雅達，雅達許之。景祖得之，以命肅宗，其後撒改亦居是官焉。

桓赧兄弟嘗事景祖。世祖初，季父跋黑有異志，陰誘桓赧欲與為亂。昭肅皇后往邑屯村，世祖、肅宗皆從行，遇桓赧、散達各被酒，言語紛爭，遂相毆擊，舉刃相向。昭肅皇后親解之，乃止，自是謀益甚。

是時烏春、窩謀罕亦與跋黑相結，詭以烏不屯賣甲為兵端，世祖不得已而與之和。間數年，烏春以其眾涉活論、來流二水，世祖親往拒之。桓赧、散達遂起兵。

肅宗以偏師拒桓赧、散達。世祖畏其合勢也，戒之曰：「可和則和，否則戰。」至斡魯紺出水，既陣成列，肅宗使盆德勃堇議和。桓赧亦恃烏春之在北也，無和意。盆德報肅宗曰：「敵欲戰。」或曰：「戰地迫近村墟，雖勝不能盡敵，宜退軍誘之寬地。」肅宗惑之，乃令軍少卻，未能成列。桓赧、散達乘之，肅宗敗焉。桓赧乘勝，大肆鈔略。是役也，烏春以久雨不能前，乃罷兵。

世祖聞肅宗敗，乃自將，經舍很、貼割兩水取桓赧、散達之家、桓赧、散達不知也。世祖焚其所居，殺略百許人而還。未至軍，肅宗之軍又敗。世祖至，責讓肅宗失利之狀，使歡都、冶訶以本部七謀克助之，複遣人議和。桓赧、散達欲得盈歌之大赤馬、辭不失之紫騮馬，世祖不許，遂與不術魯部卜灰、蒲察部撒骨出及混同江左右匹古敦水北諸部兵皆會，厚集為陣，鳴鼓作氣馳騁。桓赧恃其眾，有必勝之心，下令曰：「今天門開矣，悉以爾車自隨。凡烏古乃夫婦寶貨財產恣爾取之，有不從者俘略之而去。」於是婆多吐水裴滿部斡不勃堇附于世祖，桓赧等縱火焚之。斡不死，世祖厚撫其家，既定桓赧，以舊地還之。

桓赧軍複來，蒲察部沙祗勃堇、胡補荅勃堇使阿喜間道來告，且問曰：「寇將至，吾屬何以待之？」世祖複命曰：「事至此，不及謀矣。以眾從之，自救可也，惟以旗幟自別耳。」每有兵至，則輒遣阿喜穿林潛來，令與畢察往還大道，即故潛往來林中路也。桓赧至北隘甸，世祖將出兵，聞跋黑食于馳滿村死矣。乃沿安術虎水行，且欲並取海故術烈速勃堇之眾而後戰。覘者來報曰：「敵至矣。」世祖戒辭不失整軍速進，使待於脫豁改原。當是時，桓赧兵眾，世祖兵少，眾寡不敵。比世祖至軍，士氣恤甚。世祖心知之而不敢言，但令解甲少憩，以水洗面，飲鮮水。頃之，士氣稍蘇息。是時，肅宗求救於遼，不在軍中。將戰，世祖屏人獨與穆宗私語，兵敗，則就與肅宗乞師以報仇。仍令穆宗勿預戰事，介馬以觀勝負，先圖去就。乃袒袖韔弓服矢，以縕袍下幅護前後心，三揚旗，三撾鼓，棄旗提劍，身為軍鋒，盡銳搏戰。桓赧步軍以幹盾進，世祖之眾以長槍擊之，步軍大敗。辭不失從後奮擊之，桓赧之騎兵亦敗。世祖乘勝逐北，破多退水水為之赤。世祖止軍勿追，盡獲所棄車甲馬牛軍實，以戰勝告於天地，頒所獲於將士，各以功為差。

未幾，桓赧、散達俱以其屬來降。卜灰猶保撒阿辣村，招之不出。撒骨出據阿魯紺出村，世祖遣人與之議和，撒骨出謾言為戲，答之曰：「我本欲和，壯士巴的懣不肯和，泣而謂我曰：'若果與和，則美衣肥羊不可複得。'是以不敢從命。」遂縱兵俘略鄰近村墅。有人從道傍射之，中口死。

卜灰之屬曰石魯，石魯之母嫁丁馳滿部達魯罕勃堇而為之妾。達魯罕與族兄弟抹腮引勃堇俱事世祖，世祖欲間石魯于卜灰，謂達魯罕曰：「汝之事我，不如抹腮引之堅固也。」蓋謂石魯母子一彼焉，一此焉，以此撼石魯。石魯聞之，遂殺卜灰而降。

石魯通于卜灰之妾，常懼得罪，及聞世祖言，惑之，使告于達魯罕曰：「將殺卜灰而來，汝待我于江。」伺卜灰睡熟，剚刃於胸而殺之。追者急，白日露鼻匿水中，逮夜，至江，方遊以濟。達魯罕使人待之，乃得免。久之，醉酒，而與達魯罕狠爭，達魯罕殺之。

烏春

烏春，阿跋斯水溫都部人，以鍛鐵為業。因歲歉，策杖負簷與其族屬來歸。景祖與之處，以本業自給。既而知其果敢善斷，命為本部長，仍遣族人盆德送歸舊部。盆德，烏春之甥也。

世祖初嗣節度使，叔父跋黑陰懷覬覦，間誘桓赧、散達兄弟及烏春、窩謀罕等。烏春以跋黑居肘腋為變，信之，由是頗貳于世祖，而虐用其部人。部人訴于世祖，世祖使人讓之曰：「吾父信任汝，以汝為部長。今人告汝有實狀，殺無罪人，聽訟不平，自今不得複爾為也。」烏春曰：「吾與汝父等輩舊人，汝為長能幾日，于汝何事。世祖內畏跋黑，恐郡朋為變，故曲意懷撫，而欲以婚姻結其歡心。使與約婚，烏春不欲，笑曰：「狗彘之子同處，豈能生育。胡裏改與女直豈可為親也。」烏春欲發兵，而世祖待之如初，無以為端。

加古部烏不屯，亦鐵工也，以被甲九十來售。烏春聞之，使人來讓曰：「甲，吾甲也。來流水以南、匹古敦水以北，皆吾土也。何故輒取吾甲，其亟以歸我。」世祖曰：「彼以甲來市，吾與直而售之。」烏春曰：「汝不肯與我甲而為和解，則使汝叔之子斜葛及廝勒來。」斜葛蓋跋黑之子也。世祖度其意非真肯議和者，將以有為也，不欲遣。眾固請曰：「不遣則必用兵。」不得已，遣之。謂廝勒曰：「斜葛無害。彼且執汝矣，半途辭疾勿往。」既行，廝勒曰：「我疾作，將止不往。」斜葛曰：「吾亦不能獨往矣。」同行者強之使行。既見烏春，烏春與斜葛厚為禮，而果執廝勒，曰：得甲則生，否則殺汝。」世祖與其甲，廝勒乃得歸。烏春自此益無所憚。

後數年，烏春舉兵來戰，道斜寸嶺，涉活論、來流水，舍於術虎部阿裏矮村滓布乃勃堇家。是時十月中，大雨累晝夜不止，冰澌覆地，烏春不能進，乃引去。於是桓赧、散達亦舉兵。世祖自拒烏春，而使肅宗拒桓赧。已而烏春遇雨歸，叔父跋黑亦死，故世祖得並力於桓赧、散達，一戰而遂敗之。

斡勒部人杯乃，舊事景祖，至是亦有他志，徙于南畢懇忒村，遂以縱火誣歡都，欲因此除去之，語在《歡都傳》中。世祖獲杯乃，釋其罪，杯乃終不自安，徙居吐窟村，與烏春、窩謀罕結約。烏春舉兵度嶺，世祖駐軍屋辟村以待之。進至蘇素海甸，兩軍皆陣，將戰，世祖不親戰，命肅宗以左軍戰，斜列、辭不失助之，征異夢也。肅宗束緇縱火，大風從後起，火熾烈，時八月，野草尚青，火盡燎，煙焰張天。烏春軍在下風，肅宗自上風擊之，烏春大敗，複獲杯乃，獻於遼，而城蘇素海甸以據之。

紇石烈臘醅、麻產與世祖戰于野鵲水。世祖中四創，軍敗。臘醅使舊賊禿罕等過青嶺，見烏春，賂諸部與之交結。臘醅、麻產求助於烏春，烏春以姑裏甸兵百十七人助之。世祖擒臘醅獻於遼主，並言烏春助兵之狀，仍以不修鷹道罪之。遼主使人至烏春問狀，

烏春懼，乃為讕言以告曰：「未嘗與臘醅為助也。德鄰石之北，姑裏甸之民，所管不及此。」

臘醅既敗，世祖盡得烏春姑裏甸助兵一百十七人，而使其卒長斡善、斡脫往招其眾，繼遣斜缽勃堇撫定之。斜缽不能訓齊其人，蒲察部故石、跋石等誘三百餘人入城，盡陷之。世祖治鷹道還，斜列來告，世祖使歡都為都統，破烏春、窩謀罕於斜堆，故石、跋石皆就擒。世祖自將過烏紀嶺，至窩謀海村，胡論加古部勝昆勃堇居，烏延部富者郭赧請分一軍由所部伐烏春，蓋以所部與烏春近，欲以自蔽故也。乃使斜列、躍盤以支軍道其所居，世祖自將大軍與歡都合。至阿不塞水，嶺東諸部皆會，石土門亦以所部兵來。

是時，烏春前死，窩謀罕聞知世祖來伐，訴於遼人，乞與和解。使者已至其家，世祖軍至，窩謀罕請緩師，盡以前所納亡人歸之。世祖使烏林荅故德黑勃堇往受所遣亡者。窩謀罕以三百騎乘懈來攻，世祖敗之。遼使惡其無信，不復為主和，乃進軍圍之。太祖衣短甲行圍，號令諸軍，窩謀罕使太峪潛出城攻之。太峪馳馬援槍，將及太祖，活臘胡擊斷其槍，太祖乃得免。斜列至斜寸水，用郭赧計，取先在烏春軍者二十二人。烏春軍覺之，殺二人，餘二十人皆得之，益以土軍來助。窩謀罕自知不敵，乃遁去。遂克其城，盡以貲產分賚軍中，以功為次，諸部皆安輯焉。穆宗常嘉郭赧功，後以斜列之女守甯妻其子胡裏罕。

溫敦蒲刺(附)

烏春之後為溫敦氏，裔孫曰蒲刺。

溫敦蒲刺始居長白山阿不辛河，徙隆州移裏閔河。蒲刺初從希尹征伐，攝猛安謀克事，遇賊突出，力擊敗之，手殺二十餘人，用是擢修武校尉。天德初，充護衛，遷宿直將軍，與眾護衛射遠，皆莫能及，海陵以玉鞍、銜賞之。往曷懶路選可充護衛者，使還稱旨，遷耶盧椀群牧使，改遼州刺史。正隆伐宋，召為武翼軍副都總管，將兵二千，至汝州南，遇宋兵二萬餘，邀擊敗之，手殺將士十餘人。是時，嵩、汝兩州百姓多逃去，蒲刺招集，使之複其業。改莫州刺史，征為太子左衛率府率，再遷隴州防禦使，曆鎮西、胡裏改、顯德軍節度使。致仕，卒。

臘醅 弟麻產

臘醅、麻產兄弟者，活剌渾水訶鄰鄉紇石烈部人。兄弟七人，素有名聲，人推服之。及烏春、窩謀罕等為難，故臘醅兄弟乘此際結陶溫水之民，浸不可制。其同裏中有避之者，徙於苾罕村野居女直中，臘醅怒，將攻之，乃約烏古論部騷臘勃堇、富者撻懶、胡什滿勃堇、海羅勃堇、斡苗火勃堇。海羅、斡苗火間使人告野居女直，野居女直有備，臘醅等敗歸。臘醅乃由南路複襲野居女直，勝之，俘略甚眾。海羅、斡苗火、胡什滿畏臘醅，求援于世祖。斜列以輕兵邀擊臘醅等於屯睦吐村，敗之，盡得所俘。

臘醅、麻產驅掠來流水牧馬。世祖至混同江，與穆宗分軍。世祖自妒骨魯津倍道兼行，馬多乏，皆留之路傍，從五六十騎，遇臘醅于野鵲水。日已曛，臘醅兵眾，世祖兵少，歡都鏖戰，出入數四，馬中創，死者十數。世祖突陣力戰，中四創，不能軍。穆宗自庵吐渾津度江，遇敵于蒲盧買水。敵問為誰，應之曰：「歡都。」問者射穆宗，矢著於弓箙。是歲，臘醅、麻產使其徒舊賊禿罕及馳朵剽取戶魯不滦牧馬四百，及富者粘罕之馬合七百餘匹，過青嶺東，與烏春、窩謀罕交結。世祖自將伐之，臘醅等偽降，還軍。臘醅複求助於烏春、窩謀罕。窩謀罕以姑裏甸兵百有十七人助之。臘醅據暮棱水，保固險阻，石顯子婆諸刊亦往從之。世祖率兵圍之，克其軍，麻產遁去，遂擒臘醅及婆諸刊，皆獻之遼。盡獲其兵，使其卒長斡善、斡脫招撫其眾，使斜缽撫定之。複使阿離合懣察暮棱水人情，並募兵與斜缽合，語在《烏春傳》。

世祖既沒，肅宗襲節度使。麻產據直屋鎧水，繕完營堡，招納亡命，杜絕往來者。恃陶溫水民為之助，招之不聽，使康宗伐之。是歲，白山混同江大溢，水與岸齊，康宗自阿鄰岡乘舟至於帥水，舍舟沿帥水而進。使太祖從東路取麻產家屬，盡獲之。康宗圍麻產急，太祖來會軍，於是麻產先亡在外，其人乘夜突圍遁去。太祖曰：「麻產之家蕩盡矣，走將安歸。」追之。麻產不知太祖急求己也，與三騎來伺軍，其一人墜馬下，太祖識之，問狀。其人曰：「我隨麻產來伺軍，彼走者二人，麻產在焉。」麻產與其人分道走，太祖命劾魯古追東走者，而自追西走者。至直屋鎧水，失麻產不見，急追之，得遺甲于路，跡而往，前至大澤，濘淖。麻產棄馬入萑葦，太祖亦棄馬追及之，與之挑戰。烏古論壯士活臘胡乘馬來，問曰：「此何人也。」太祖初不識麻產，佯應曰：「麻產也。」活臘胡曰：「今亦追及此人邪。」遂下馬援槍進戰。麻產連射活臘胡，活臘胡中二矢，不能戰。有頃，軍至，圍之。歡都射中麻產首，遂擒之。無有識之者，活臘胡乃前扶其首而視之，見其鹵豁，曰：「真麻產也。」麻產張目曰：「公等事定矣。」遂殺之。太祖獻馘于遼。

鈍恩

鈍恩，阿裏民忒石水紇石烈部人。祖曰劾魯古，父納根涅，世為其部勃堇。斡准部人冶剌勃堇、海葛安勃堇暴其族人斡達罕勃堇及諸弟屋裏黑、屋徒門，抄略其家，及抄略阿活裏勃堇家，侵及納根涅所部。穆宗使納根涅以本部兵往治冶剌等。行至蘇濱水，輒募人為兵，主者拒之，輒抄略其人。遂攻烏古論部敵庫德，入米里迷石罕城。及斡賽、冶訶來問狀，止蘇濱水西納木汗村，納根涅止蘇濱水東屋邁村。納根涅雖款伏而不肯征償，時甲戌歲十月也。明年八月，納根涅遁去，斡賽追而殺之，執其母及其妻子以歸，而使鈍恩複其所。

留可

留可，統門、渾蠢水合流之地烏古論部人，忽沙渾勃堇之子。詐都，渾蠢水安春之子也。間誘奧純、塢塔兩部之民作亂。敵庫德、鈍恩皆叛而與留可、詐都合。兩黨揚言曰：「徒單部之黨十四部為一，烏古論部之黨十四部為一，蒲察部之黨七部為一，凡三十五部。完顏部十二而已，以三十五部戰十二部，三人戰一人也，勝之必矣。」世祖降附諸部亦皆有離心。當是時，惟烏延部斜勒勃堇及統門水溫蒂痕部阿裏保勃堇、撒葛周勃堇等皆使人來告難。斜勒，達紀保之子也，先使其兄保骨臘來，既而以其甲來歸。阿裏保等曰：「吾等必不從亂，但乞兵為援耳。」

穆宗使撒改伐留可，使謾都訶伐敵庫德。既而太祖以七十甲詣撒改軍，中道以四十甲與謾都訶。石土門之軍與謾都訶會于米里迷石罕城下。而鈍恩將援留可，聞謾都訶之兵寡，以為無備，而未知石土門之來會也，欲先攻謾都訶。謾都訶、石土門迎擊，大破鈍恩。米里迷石罕城遂降，獲鈍恩、敵庫德，皆釋弗誅。太祖至撒改軍，明日遂攻破留可城，城中渠帥皆誅之，取其孥累貲產而還。塢塔城亦撒守備而降。留可先在遼，塢塔已脫身在外，由是皆未獲。詐都亦詣蒲家奴降，太祖釋之。於是，諸部皆安業如故。久之，留可、塢塔皆來降。

阿疏

阿疏，星顯水紇石烈部人。父阿海勃堇事景祖、世祖。世祖破烏春還，阿海率官屬士民迎謁於雙宜大濼，獻黃金五鬥。世祖喻之曰：「烏春本微賤，吾父撫育之，使為部長，而忘大恩，乃結怨於我，遂成大亂，自取滅亡。吾與汝等三十部人之人，自今可以保安休息。吾大數亦將終。我死，汝等當念我，竭力以輔我子弟，若亂心一生，則滅亡

如烏春矣。」阿海與眾跪而泣曰：「太師若有不諱，眾人賴誰以生，勿為此言。」未幾，世祖沒，阿海亦死，阿疏繼之。

阿疏自其父時常以事來，昭肅皇后甚憐愛之，每至，必留月餘乃遣歸。阿疏既為勃堇，嘗與徒單部詐都勃堇爭長，肅宗治之，乃長阿疏。

穆宗嗣節度，聞阿疏有異志，乃召阿疏賜以鞍馬，深加撫諭，陰察其意趣。阿疏歸，謀益甚，乃斥其事。複召之，阿疏不來，遂與同部毛睹祿勃董等起兵。

穆宗自馬紀嶺出兵攻之。撒改自胡論嶺往略，定潺春、星顯兩路，攻下鈍恩城。穆宗略阿茶檜水，益募軍，至阿疏城。是日辰巳間，忽暴雨，晦曀，雷電下阿疏所居，既又有大光，聲如雷，墜阿疏城中。識者以謂破亡之征。

阿疏聞穆宗來，與其弟狄故保往訴於遼。遼人來止勿攻。穆宗不得已，留劾者勃堇守阿疏城而歸。金初亦有兩劾者，其一撒改父，贈韓國公。其一守阿疏城者，後贈特進雲。

劾者以兵守阿疏城者二年矣。阿疏在遼不敢歸，毛睹祿乃降。遼使複為阿疏來。穆宗聞之，使烏林荅石魯濟師，且戒劾者令易衣服旗幟與阿疏城中同色，使遼使不可辨。遼使至，乃使蒲察部胡魯勃堇、邈遜勃堇與俱至劾者軍，而軍中已易衣服旗幟，與阿疏城中如一，遼使果不能辨。劾者詭曰：「吾等白相攻，幹汝何事，誰識汝之太師。」乃刺殺胡魯、邈遜所乘馬，遼使驚怖走去，遂破其城。狄故保先歸，殺之。

阿疏聞穆宗以計卻遼使，破其城，殺狄故保，複訴於遼。遼使奚節度使乙烈來問狀，且使備償阿疏。穆宗複使主隈、禿荅水人偽阻絕鷹路者，而使鱉故德部節度使言于遼，平鷹路非己不可。遼人不察也，信之。穆宗畋于土溫水，謂遼人曰：「吾平鷹路也。」遼人以為功，使使來賞之。穆宗盡以其物與主隈、禿荅之人而不復備償阿疏。遼人亦不復問。

阿疏在遼無所歸，後二年，使其徒達紀至生女直界上，曷懶甸人畏穆宗，執而送之，阿疏遂終於遼。

及太祖伐遼，底遼之罪告於天地，而以阿疏亡命遼人不與為言，凡與遼往復書命必

及之。天輔六年，闍母、婁室略定天德、雲內、甯邊、東勝等州，獲阿疏。軍士問之曰：「爾為誰？」曰：「我破遼鬼也。」

贊曰：金之興也，有自來矣。世祖擒臘醅、婆諸刊，既獻之遼以為功，則又曰：「若不遣還，其部人疑懼，且為亂階。」遼人不察，盡以前後所獻罪人歸之。景祖止曷魯林牙、止同幹，穆宗止遼使阿疏城，始終以鷹路誤之，而遼人不悟。景祖有黃馬，服乘如意，景祖沒，遼貴人爭欲得之。世祖弗與，曰：「難未息也，馬不可以與人。」遂割其兩耳，謂之禿耳馬，遼貴人乃弗取。其前平諸部則借遼以為己重，既獻而求之則市以為己重。戰陣一良馬終弗與遼人，而遼人終不悟，豈興亡有數，蓋天奪其魄歟。

奚王回離保

奚，與契丹俱起，在元魏時號庫莫奚，曆宇文周、隋、唐，皆號兵強。其後契丹破走奚，奚西保冷陘，其留者臣服於契丹，號東、西奚。厥後遼太祖稱帝，諸部皆內屬矣。鐵勒者，古部族之號，奚有其地，號稱鐵勒州，又書作鐵驪州。奚有五王族，世與遼人為昏，因附姓述律氏中，事具《遼史》，今不載。

奚有十三部、二十八落、一百一帳、三百六十二族。甲午歲，太祖破耶律謝十，諸將連戰皆捷，奚鐵驪王回離保以所部降，未幾，遁歸於遼。及遼主使使請和，太祖曰：「歸我叛人阿疏、降人回離保、迪裏等，余事徐議之。」久之，遼主至鴛鴦濼，都統杲襲之，亡走天德。

回離保與遼大臣立秦晉國王耶律捏裏於燕京。捏裏死，蕭妃權國事。太祖入居庸關，蕭妃自古北口出奔。回離保至盧龍嶺，遂留不行，會諸奚吏民於越裏部，僭稱帝，改元天複，改置官屬，籍渤海、奚、漢丁壯為軍。太祖詔回離保曰：「聞汝脅誘吏民，僭竊位號。遼主越在草莽，大福不再。汝之先世臣服於遼，今來臣屬，與昔何異。汝與餘睹有隙，故難其來。餘睹設有睚眥，朕豈從之。儻能速降，盡釋汝罪，仍俾主六部族，總山前奚眾，還其官屬財產。若尚執迷，遣兵致討，必不汝赦。」回離保不聽。天輔七年五月，回離保南寇燕地，敗于景、薊間，其眾奔潰。耶律奧古哲及甥八斤、家奴白底哥等殺之。其妻阿古聞之，自剄而死。

先是，速古部人據劾山，奚路都統撻懶招之不服，往討之。鐵泥部眾扼險拒戰，殺之殆盡。至是，速古、啜裏、鐵泥三部所據十三岩皆討平之。達魯古部節度使乙列已降

複叛，奚馬和尚討達魯古並五院司等諸部，諸部皆降，遂執乙列，杖之一百，其父及其家人先被獲者皆還之。

初，太祖破遼兵于達魯古城，九百奚營來降。至是，回離保死，奚人以次附屬，亦各置猛安謀克領之。

贊曰：庫莫奚、契丹起於漢末，盛于隋、唐之間，俱強為鄰國，合併為群臣，曆八百餘年，相為終始。奚有五，大定間，類族著姓有遙裏氏、伯德氏、奧裏氏、梅知氏、揣氏。